

一个起源于香坊的动人传奇
一部哈尔滨开埠的百年史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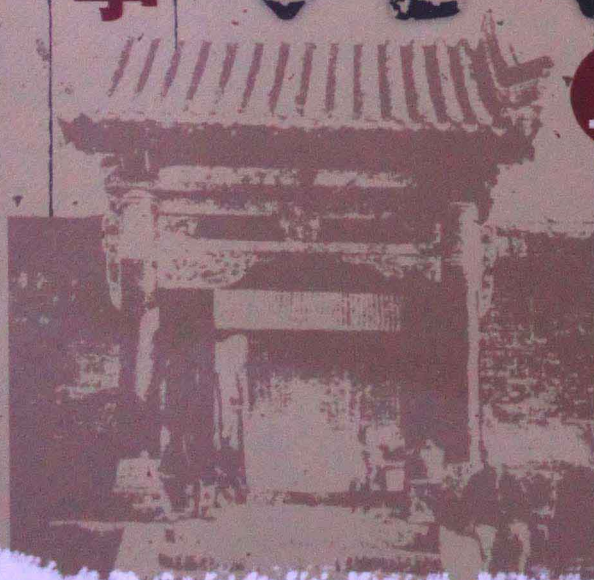
刘镛 金镛◎著

田家烧锅

上

哈尔滨开埠纪事

长篇
小说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刘镛金镛◎著

田家烧锅

上

哈尔滨开埠纪事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引 子

白山黑水养育出一个剽悍尚武的骑射民族，这个民族把这片故土称为“满洲”，立国建制以后，将它像古董一样封存起来。说这里是“祖宗肇兴之所”，“我朝龙兴重地”，不能忘记祖宗旧俗，不能被汉人同化。自十七世纪皇太极“定鼎燕京”，就关上了山海关大门，凡移居关外之人，无论远近，不准放出。顺治即位之后，尊盛京为留都，设文武大臣驻守，划定“八旗屯界”，把土地分给旗员家丁，不准卖给汉人。觉得单是控制山海关，难以阻挡四野八荒的流民，他学汉人的样子，沿盛京边界修起两道绿色长城，称为边墙。东段从鸭绿江边的凤凰城到开原东北的威远堡，西段从威远堡到山海关长城脚下，全长一千三百八十里。康熙即位之后，又在北面筑起一道边墙，从威远堡一直修到北法特哈东亮子山，叫作新边。老边和新边组成一个两千六百多里的“人”字形，把吉林、黑龙江和盛京彻底隔开，只有二十个边门可以出入，处处有清兵把守。盛京将军辖区之东，松花江北岸归黑龙江将军所属，南岸由吉林将军管辖，边外不设州府建制，实行军事化管理。雍正承袭康熙衣钵，强调满洲子弟加强武备，只许学习满语骑射，不准建造文庙。乾隆更加恐惧汉族文明，连连制造惊世骇俗的文字狱，汉族罪犯也不再发配到宁古塔，非但不允许汉人在东北拥有土地，而且实行“洗街之制”，严禁汉人居留旗屯。

这片禁地东南有一座长白山，长白山上有一个天池，一条水流从天池里奔涌而下，千回百转流向东北方向，与另一条水流相遇，汇合成浩荡的松花江滚滚东去，滋润出广袤肥沃的松嫩平原。满人先祖是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起来的，把长白山和松花江尊为神山圣水。在松花江中段，绵延千里的群山竖起两道天然屏障，江北是小兴安岭，江南是张广才岭，“张广才”是女真语“吉祥如意”。吉祥如意岭西麓是大青山，松峰山耸立在大青山南端。汨汨山泉在山脚下汇聚成一条河流，蜿蜒北去注入松花江。这条河就是孕育金代文明的阿勒楚河，“阿勒楚”就是金子，源自于女真语“安出虎”。相传这条河盛产金沙，称为安出虎水，它曾是金代的漕运河道，俗称金兀术运粮河，河两岸残留着许多金代遗迹，上游西岸便是金上京会宁府的断壁残垣。或许是为了抹掉历史的痕迹，雍正年间这条河被改名为阿什河，“阿什”是满语

“嘎拉哈”的侧面“支儿”，“支儿”状似人耳，与这条河流的形状极为相似。后来，阿勒楚喀也随之改称为阿城。

十八世纪中叶乾隆时期，吉林将军在这一带设立了两个副都统建制，一个设在金上京故址附近，叫阿勒楚喀；另一个设在南面的拉林河畔，叫拉林。源源不断地把盛京、京城的闲散旗人发送到这里盖房打井，垦荒种地。十九世纪初嘉庆年间，又在阿勒楚喀西八十里设立了协领建制的双城堡，归阿勒楚喀所属，统辖松花江南岸，继续开辟旗屯。

松嫩平原地广人稀，土地肥沃，一攥就能流油，撒下种子就是金灿灿的粮食。旗人不愿到这里受罪，却吸引着大批关内灾民，通过各种途径，辗转来这里落脚谋生。十八世纪后期，山东省登州府黄县一家姓田的兄弟六人，渡海逃荒到吉林榆树投亲。田保辉、田炳辉兄弟俩听说这里人烟稀少，来到松花江南岸，托人以阿勒楚喀旗人温八秧子的名义开荒种地。历经两代，开荒三百垧，家产日丰。几十年过去，这片荒原逐渐形成一个以汉人为主的村落。田家的粮食越来越多，卖不出去又保管不好。恰好有一个祖上世代酿酒的和他一起开设了酒坊，起名叫“田家烧锅”。“田家烧锅”就成了这个村屯的名字。

田家烧锅位于阿勒楚喀西北三十多里，北距松花江十多里，和松花江有一道隆起的土岗相隔，这条土岗被人们称为龙脊。据说江水原来就在龙脊下滚滚奔流，不知何时向北翻了个身，让出一片七八里宽的地面。田家烧锅西面，有一条和阿勒楚河平行的河沟，流到龙脊前转而向东，绕过龙脊汇入松花江，叫做马家沟。

十八世纪中叶之前，这片土地几乎没有人迹，随着几个网户在江边支起的人字形马架子，渐渐有了人烟，被称为马场甸子。后来一个叫傅振基的太原人，以副都统佃户的名义到江边落户开荒捕鱼，有了傅家店的雏形，再以后，傅家店西面又形成了一个村落，村中开设了四家大车店，称为川心店。

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，龙脊上有了秦家岗，龙脊南北有了马家沟、龙家窝棚、白家窝棚、张老道屯、永发屯、杨马架子、哈达屯、新发屯十几个村落，田家烧锅周围也有了厢房屯、骆斗屯和王家店，这就是最初的哈尔滨。隔江而望是黑龙江将军管辖的呼兰城。田家烧锅是香坊的第一个名字，也是哈尔滨形成较早、发展最快的一个村镇，十九世纪中叶已经有百十户人家，十几家作坊和店铺，名声传遍了松花江南北。

一八四八年，也就是道光二十八年，田家烧锅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，惊得汉人瞪圆了眼睛，满人伸长了舌头，阿勒楚喀也被震得晃了几晃。京旗垦户富三贵突然暴死，年近半百的妻子满月笑脱下丧服，竟然要嫁给汉族二东家田为本，这可是公然违抗大清律令啊！清世祖曾对满汉通婚制定了严格的制度，

十几年前,地方上发生了一桩旗女嫁给汉人的案件,道光重申违律通婚必须治罪。满月笑这不是伸着脖子往枷锁里送吗?可她非但没被官府抓走,还让田为本入了旗籍,连土地都归到了他名下。满月笑比以前笑得更灿烂了。

这以后,满月笑的大儿子和她反目成仇,不惜一切手段,挑动满人仇视田家烧锅汉人,从索要土地直至大打出手。那时候是满人的天下,按理说田家烧锅早该夷为平地了,可阿勒楚喀副都统换了几任,这场纷争持续了十几年,几次都化险为夷了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,扭转乾坤的不是满月笑,也不是田为本,而是田为本的舅舅于怀祖。

于怀祖是个传奇人物,一八〇〇年从山东逃荒来到这里,当上了田家烧锅的账房先生,给田掌柜出谋划策,让田家烧锅老酒远销到呼兰、拉林,乃至盛京,而后又以旗人名义开出三十多垧地,从阿勒楚喀娶回一个貌若天仙的媳妇。据说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,能掐会算,不仅能预测荒年,还能预测未来,而且乐善好施,有一副菩萨心肠。

于怀祖运筹帷幄,巧妙平息了满汉矛盾,实现了民族团结融合,得到汉人的敬重,也为满人所佩服。出乎所有人预料,他竟然从官府手里要来了开荒权,让汉人有了自己的土地,这在大清可是破天荒的事啊!难怪人人都说,他是上界派下来的,是为这一方百姓造福的活神仙。



于怀祖原本不姓于,老家不在山东,田为本也不是他的亲外甥,这是一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。

江苏省扬州府东台县有一户徐姓人家,世代都是读书人。康熙年间,这个家族里一个叫徐述夔的乡试中举,奋笔抒怀,留下许多感慨。徐述夔过世后,他的儿子为了纪念父亲,在乾隆年间把他的诗稿整理成集刻印出来,名为《一柱楼诗集》。一个叫蔡嘉树的仇家在这本诗集中挑出了骨头,到官府控告徐家辱骂朝廷。诗集里有这样两句诗:“举杯忽见明天子,且把壶儿抛半边。”蔡嘉树说这是用“壶儿”暗指“胡儿”,辱骂满清,那时正在大兴文字狱,扬州知府见是文字大案,不敢怠慢,急忙上报。

乾隆的眼睛哪里揉得进沙子?这双火眼金睛又找出“明朝期振翻,一举去清都”两句。朱笔一勾,心里狠狠地说:“用朝夕之‘朝’代替朝代之‘朝’,不说‘到’清都,而说‘去’清都,分明是在抒发兴明灭清之意。”乾隆将笔一掷,站起身转了两圈,抓起笔来批示道:“徐述夔身系举人,却丧心病狂,所作

《一柱楼诗》系心怀故国，暗肆底讥，谬妄悖逆，实为罪大恶极！虽其人已死，仍当剖棺戮尸，以伸国法。”天子一声令下，州府怎敢怠慢？刊印诗集的儿子虽已死去，也被开棺枭首示众。两个孙子听到消息到官府自首，仍然厄运难逃，被以收藏罪处死。

杀了徐述夔的孙子，乾隆仍然心有余悸，挥手指点着说：“只要是涉及《一柱楼诗集》的人，要一个不漏地查下去。”就这样，凡是和这本诗集有瓜葛的，都未能幸免。乾隆的宠臣沈德潜虽已死去多年，也被“革其职，夺其名，扑其碑，毁其祠，碎其尸”，因为沈德潜给徐述夔写过传记，还写过《咏黑牡丹》诗，那首诗里的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”甚为可疑。徐述夔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被以大逆罪处死，因为他俩的名字连起来是“首发成濯”，《孟子》说“牛山之木，若波濯濯，草木凋零也”，首“发”成“濯”，便是嘲笑清朝剃发之制。徐家惨遭灭门不说，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折腾个遍。听说江宁还有徐家一支血脉，又从扬州折腾到了江宁。

江宁府秦淮河岸边，住着徐述夔一个堂侄，听到这个消息惊恐不安。早年他与徐述夔的儿子素有往来，刻印《一柱楼诗集》也有他的份儿，如今免不了受到牵累，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可去年刚刚得了一个儿子，如果被斩草除根可怎么好。刚巧族人中一个私塾先生决意出逃，他听说徐首发被处斩，立即通体透凉，徐首发的名字是他父亲给起的，如果追查起来，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。徐述夔堂侄听说私塾先生要走，马上带着儿子徐成霖来到私塾先生家，让儿子拜私塾先生为义父，苦苦哀求私塾先生把儿子带走。私塾先生为了给徐家留下后代，爽快地答应了。他改姓为于，和妻子带着三岁的女儿、刚满周岁的徐成霖逃往山东曹州，投奔长辈的故友。女儿化名于文姝，徐成霖化名于怀祖。这件事发生在一七七九年，也就是乾隆四十四年。

曹州地处中原，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当地人历来崇文尚武，人才辈出。私塾先生家的故友姓田，中过武举人，曾开办武馆弘扬武学。一次为人打抱不平，失手打死一个满人，倾尽家产才保住一条性命。私塾先生去投奔时，田家已家贫如洗。幸亏于怀祖父亲给他们带了些银两，私塾先生办起了私塾，四人才得以勉强度日。私塾先生不敢忘记自己的责任，对于怀祖悉心教导。于怀祖聪敏好学，七八岁上就能背诵《千家诗》，还和田家学起了武功。私塾先生见他如此刻苦，倍加爱惜，将平生所学都传授给他，还启发他掌握治学之道。于怀祖知恩图报，略大些便帮助私塾先生料理私塾，对姐姐于文姝也分外关怀。虽然过得辛苦，四口人却很和美。这时，田家的儿子田尚武已长大成人，私塾先生便把于文姝许配给了他，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。

日子刚刚有了起色,家里渐渐有了些积蓄,谁知天有不测风云,私塾先生染上恶疾一病不起,十九岁的于怀祖挑起生活重担,接替先生教起了私塾。熬到第二年秋天,先生撒手人寰。临终将他叫到身边,拿出珍藏多年的《一柱楼诗集》,把当年一柱楼诗案讲给他听,告诉他他就是徐述夔的堂孙,原名叫徐成霖,带他出来是为了延续徐家血脉。于怀祖如梦初醒,跪在病榻前连磕了三个响头,感念义父养育之恩。私塾先生又从枕下拿出一本书,放到于怀祖手里说:“这本《易经》甚为奥秘,深藏着无尽的学问。我苦读一生也没参透,书箱里还有一本笔记,你一起都拿着吧。”于怀祖读了《一柱楼诗集》,读了《易经》,读了私塾先生的笔记,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,周身热血沸腾,感到肩头分外沉重。

于怀祖和义母刚刚走出私塾先生故去的阴影,山东闹起了大饥荒。于怀祖正给孩子们讲书,忽觉天色暗了下来,出门一看,一大片暗褐色的云彩从西南铺天盖地涌来,还有嗡嗡的响声。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,噼里啪啦落下来许多飞虫。孩子们觉得好玩,纷纷跑出去捉虫。只见一片云彩落进村边不远处的地里,不多久又飞起来,那片地就变了颜色,一片碧绿变成黄褐,禾苗全不见了。于怀祖明白,这是闹蝗灾了。

蝗灾过后,接着就下起了暴雨,田里变成一片汪洋,半个多月水才退尽,庄稼都倒在地里。这一年几乎颗粒无收,人们纷纷出去逃荒,有亲友的投奔亲友,没亲没故的就去闯关东。私塾的学生越来越少,生活没了着落。第二年又赶上大旱,田里干得直冒烟,村边的小溪也断了水流,接着便闹起了瘟疫,羸弱的义母一病不起,不到一个月,就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中去世了。

于怀祖葬下义母,决定去闯关东。都说好多年朝廷不让灾民出关了,可闯关东的也没见谁回来,那就是还能闯出去。这年,姐姐于文姝刚生下外甥田为本。于怀祖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再见,把家传的夔形玉佩放在姐姐手里留作信物,说将来如果能过得好,就把他们全都接过去。姐夫田尚武拍拍他肩膀说,天无绝人之路,我和你姐等你的好消息。

于怀祖到义父义母坟上磕了三个头,便离开了曹州。一路哀鸿遍野,到处都是饥民,推车的,挑担的,三三两两络绎不绝,唯独他是孤身一人,只背了个包袱。人们都拣大路走,为的是路过州府能有粥棚。于怀祖就这样穿州过县,跟着逃难的人流进入了直隶地界。直隶虽然没有什么大灾荒,情形也没好到哪里。可他听到一个好消息,因为连年灾荒,朝廷让灾民出关了。

本以为出关就有了容身之地,可出去半个多月,跋涉几百里,还是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。这里不像关内,没有州府,一切都归盛京将军管辖。土地大都是官地、旗地,很少有民田,有些零散的荒地也不许随便开垦。早年逃

荒来的汉人，没加入旗籍的都被清回关内了。一些好心人对他说，要想寻活路就得出边。可再细一打听，于怀祖心凉了半截。出边是指走出边墙，这道边墙叫柳条边。出入柳条边必须通过边门，进出边门必须持有证明，证明上不仅写着持证人的姓名、年龄，还注明了相貌、体征，稍有不符就会被扣押起来，私闯柳条边要处以重罪。能不能出得了边，于怀祖心里没有底，但也只好去闯一闯了。

他辨了辨方向，向东走去，渐渐又看到了逃荒的人。南面是一带连绵的山岭，人们顺山势向东北走去，不几日就望见了边墙。远远望去，是一道高高的绿色屏障，茂密的柳枝在空中迎风摇曳。走近一看，这是一道三尺多高的土堤，堤上每隔几尺插三根长长的柳树枝条，柳条间用绳子密密连接起来。柳条已在土堤上扎下深根，长成粗壮的柳树，上面的枝条交织在一起，密不透风。土堤上每隔一段设有一座边台，台上站着守卫的清兵。

人流顺着边墙向南走，不久见到一座门楼，门楼上写着“英额门”三个大字，这该就是边门了。边门中间是个门洞，两边各有一个耳房，门洞两旁站着几个守卫，正在盘查过往行人。几个逃难的想混过去，都被守卫拦了回来。逃难的人群远远看了一会儿，便分作两股，分别沿边墙向南北走去。也有一些人泄了气，干脆坐在原地不动了。于怀祖想了想，既然要去东北，那就向北走吧，于是转身向北走去。

边墙随着地势蜿蜒北去，看不到个尽头。天渐渐黑下来，路上的人越来越少。于怀祖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腿也发软，便寻了个破庙，摸黑走进去，移到墙边坐下来，歇息了一会儿，啃了半个饼子喝口水，闭上眼睛就睡过去了。

醒来天已大亮，他站起身来，忽然看见对面墙角斜卧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。过去一看，老人脸色灰黄，手里握着一个水袋，用手一试已经没有气息，再仔细一看，衣领下有几个蛆虫在蠕动。这老人可能死了两三日了，一定也是个长途跋涉的灾民，或许因为无法出边，困在这里无路可走了。于怀祖叹息一番，拾起身边的半截草席给他盖了盖，起身向东北方向去了。

不多时又回到边墙下的土路上，路上没有几个人，不知昨日那些要出边的都到哪儿去了。向前走了一段，见边墙向东北折去。又走了大半日，隐隐看见迎面也是边墙，两段边墙连接处不远，立起一座高耸的青砖门楼。这座门楼比英额门宏伟多了，明显看出十分重要。果然，远远就能看见上面一块方形匾额，上书“威远堡边门”五个大字，右上方是“盛京所属”字样。走近些，见两侧墙上还刻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六边统要无双地，”，下联是“三省通衢第一门”。于怀祖想，六边大概指的是六座边门，那三省指的就是盛京和边外的吉林、黑龙江了。再走下去也没什么意义，得想一个出边的办法。

于怀祖望见西北方向有缕缕炊烟，一定是一个村落，转身向那里走去。没等多远，听身后的人群骚动起来，他回身一看，人们潮水一样向边门涌去。一个人大声喊着，皇上下旨让灾民出边了！果然，边门大开，门洞旁的士兵闪到了一边。

于怀祖随着人流挤出了威远门，定了定心神扭头一看，只见边墙外是一道一丈多深的壕沟，沟沿离边墙有八尺多远，就像一条护城河。柳条边里面的人就是侥幸越过边墙，也难以攀越这条深沟，边外的人就更无法接近边墙了。再往前看去，只见老树参天，浓荫蔽日，荒草迷离，好像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。这该就是听说过的盛京围场吧？想不到就这样来到了塞外，于怀祖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凉。

走出一段路，他左右看了看，见大道右侧是一望无际的山峦，山上长满参天大树，树下野草丛生；路左是一片坡地，也是草木繁茂，看不到人烟。再往远处望去，隐隐约约似乎也有一道边墙，由西向东蜿蜒而去。太阳渐渐隐没在树后，已经看不到投在路上的影子了，山峦还没有个尽头。恐怕要在路上过夜了。

他这样想着，忽然听得有人说话：“兄弟，给口水喝吧。”于怀祖转头一看，见路边有一块四尺多高的大石头，石头后坐着一个四五十岁年纪的人，腰上别一把不大的镢头，不像逃荒的，也不像种地的，正在啃一块硬窝头。于怀祖解下水袋递过去，蹲下身去问：“这位大叔，你是这里人吗？”“我是出来刨参的，遇到一只熊，几个人跑散了，连水袋也丢在山上了。兄弟，你这是刚出边吧？这条路通哪个边门？”这人只喝了一口水，便把水袋递了回来。于怀祖回答：“我是逃荒从威远门出来的。大叔，你多喝几口吧。”那人说：“不了，离有人家的地方还远着哪，留着你路上喝吧。”

于怀祖很想知道些围场的事情，坐下来和老人攀谈。刨参人告诉他，盛京围场方圆上千里，由大小一百多个围场组成。先前在这里训练士兵，现在主要是给朝廷贡鲜，分“鲜围贡”“冬围贡”“鹿差贡”好几种名堂，光“鹿差贡”一年就进献四回。按照满人的规矩，狩猎先要到头营祭神。头营里有一棵神树，不知有几百年了，树旁有一座神庙，供奉着保佑狩猎的班达妈妈。每年霜降过后，盛京将军都要去拜祭班达妈妈，亲自率领八旗兵进山围猎。刨参人说，这山上最多的是落叶松，一棵棵拔地参天，最古老的是几百年的榆树和柞树。说山里有一座冰砬子山，山上怪石嶙峋，山下溪流潺潺，溪水又清凉又甘甜，他就是从那里下来的。他还说围场是皇家禁地，里面设置了十二卡伦，不许常人进来狩猎，更不许盗伐树木，刨参得拿着凭证。

说到这里，刨参人叹了口气，接着说起了自己。这人祖上是山东人，几

代前逃荒到关外,因为不肯加入旗籍,只好当了刨夫。刨夫这差事是给朝廷刨参,除去应上交的,自己所剩无几。英额门外两面都是围场,从那个门出入的基本都是刨夫,近处已经找不见山参了,刨夫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。他昨天和几个刨夫一起出来,翻越了几个山头,没见到一棵山参,不想遇到一只熊,慌乱之中几个人跑散了。他找不见同伴,天黑辨不清方向,在山里过了一夜,今天一直向这边走过来,现在才知道来到了威远门,还不知道能不能放他进去。

刨参人讲完急着赶路去了,天已经黑下来,一阵夜风吹来通身透凉。想不到东北的气温,夜里和白天竟然差这么多,幸亏有这块石头避风。于怀祖依着石头过了一夜,天刚透亮就起来赶路,第三日傍晚远远看见了炊烟。右侧的山渐次低下来,平缓的山坡连着一个不高的山丘,炊烟是从山丘后升起来的。他加快脚步,走过那个山丘,暮色中望见高高挂起的一盏灯笼。再走近些,看到那灯笼挂在一个很大的院落里,上写着“驿站”两个字。院落外散布着二十几座草房,炊烟是从草房烟囱里冒出来的,他奔最近的一座草房走过去。

这是一座南北朝向的泥草房,西房山外立起一个高高的烟囱,房屋四周围着篱笆墙,房前是一片菜地,院门开在东侧。绕到东面一看,房门开在东侧的房山,院里几只鸡正在啄食。于怀祖走到房前,轻轻拍了拍门。

“门没关,进来吧。”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于怀祖推门进去,一个二十上下白衣白裤的女人,正在灶旁收拾碗筷。女人回过身来,打量一下说:“这位大哥是路过吧?”

于怀祖点了点头说:“过意不去,打扰你们了。我想讨口水喝。”

女人说:“都是穷人,不用那么客套,快进屋吧。”

“谁呀?”里屋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,接着传来孩子的哭声。

女人对屋里说:“一个过路的大哥。”

“快让人家进来呀。”随着话音儿,屋门从里面推开了。

于怀祖走进屋,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男人,坐在南面炕上哄孩子,也是一身白衣白裤。男人指着北炕说:“别嫌屋里脏,坐下歇会儿。听口音是山东人吧?”

“山东菏泽。”

“又遭灾了?”

“一连好几年灾荒,今年又闹起了瘟疫。”

女人走进屋,把一碗热水端给于怀祖,叹口气说:“山东人怎么这么苦啊!大哥,你还没吃饭吧?”说着看了看男人。

男人说：“明摆着的事，还问什么？你去热饭吧。”

于怀祖饥肠辘辘，见他们这样热情，也就没推辞。女人出去热饭了，男人逗孩子玩儿，于怀祖喝了口水，解下包袱，打量着这间屋子。除屋门那面，三面都是炕，西面的炕略窄些，两边放着箱柜，中间墙上横着一块木板，上面可能是祖宗牌位。墙面和棚顶都涂成白色，虽比白粉黄些，屋子也显得很亮堂。炕上铺着席子，南炕窗下有一个扁筐样的东西，一尺来高，三尺多长，两端是圆的，向上翘起。

于怀祖正琢磨这是做什么用的，女人进来放炕桌，男人把孩子放进这东里。女人把饭菜端进来，说：“趁热快吃吧。”于怀祖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便狼吞虎咽吃起来，他边吃边问：“你们也是逃荒过来的？听口音大哥不是山东人。”

男人回答：“她是逃荒过来的，我是这里的站丁。”

“站丁？”

“嗯。就是驿站当差的。”

女人在一旁插话：“看样子大哥是个识字的人。”

“认识几个字。”

“那一会儿帮俺念念信呗。”

男人接过话头说：“前些天，站上的笔帖式看有一封写给驿站的信，打开才知道是她爹娘托人写给我们的，把信给了我，说了说大概的意思。她总惦着找个识字的人给念念。”

说这话时，女人已经把信找了出来，于怀祖放下碗筷，把信接过去。女人说：“不急，你先吃饭。”

于怀祖知道女人心里急切，说“先念信吧”。他擦擦手，展开信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，把女人给念哭了。

这个站丁叫李怀乡，女人叫李唤弟。女人是四年前随父母从山东逃荒出来的，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弟弟。一路上忍饥挨饿，有点吃的她都留给了弟弟，没等出边就饿昏过去，紧接着就生了病，挨到这里几乎滴水不进了。父亲李山东没有办法，看站丁人挺好，就把李唤弟留在了这儿，说如果能养好了，就给他当老婆，要是活不过来，让站丁帮着给埋了。在李怀乡精心照料下，李唤弟两个月就恢复过来，能下地做饭了。站丁捡了个老婆喜出望外，对李唤弟关怀备至。李唤弟去年给他生了个儿子，李怀乡乐得合不拢嘴。

李唤弟的爹娘到阿勒楚喀附近的田家烧锅落下脚，给一个佐领种地，借佐领的名义自己也开了些荒地。四年过去了，不知女儿是死是活，李山东求

人写下这封信，托佐领找驿站的人捎到这个驿站。

李唤弟知道了爹娘和弟弟的消息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想起当年奄奄一息的情形，泪水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她边哭边说：“大哥，想求你给俺爹娘写封信，行不？”

于怀祖说：“这有什么不行的，大姐，你去拿纸墨吧。”

李怀乡到邻家去取笔墨，筐里的孩子哭起来。李唤弟过去摇晃了几下，筐两头一上一下晃动起来，孩子不哭了。于怀祖好奇地问：“大姐，这叫什么？”

李唤弟笑着回答：“这叫摇车，是北方哄孩子用的，你没见过吧？”

于怀祖摇摇头说：“没见过。北方人真会琢磨。”

李怀乡取回笔墨，于怀祖按李唤弟说的意思写完信，给她念了一遍。李唤弟连连点头说：“你把俺想说的都写上了，连不知道怎么说的也写出来了，真得好好谢谢你。”

于怀祖回答：“写出来就好，要说谢，我得谢你们。正好我要到那边去找生路，要是信得过，我就把信给老人捎去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！”李唤弟高兴得直拍巴掌，想起于怀祖还没吃完饭，赶紧说，“饭都凉了，我去给你热热。”

李怀乡来了兴致，说：“大哥，正好我也不当值，咱俩喝几盅，今天你就住这儿吧。唤弟，你去炒两个菜。”

“哎。”李唤弟应着，兴冲冲地去了外屋。

于怀祖说：“你先别叫我大哥，咱们俩还不知道谁大呢。”

李怀乡说：“我属猴，今年二十四。”

“那我得叫你大哥。”于怀祖笑笑说，“我属狗，你长我两岁。”

几盅酒下肚，李怀乡话多了起来。原来这站丁是个奴隶一样的苦差事，十个站丁的饷银也抵不上一匹驿马的草料钱，全靠自己开荒种地过活。站丁的活动范围不许超过驿站十里，家属也不许远行，连后代也不许经商，不许走仕途。一个驿站里，只有笔帖式和领催才是有地位的自由人，站丁大都是当年三藩部属的后代，自祖上被发配到驿站充当站丁，便世代被拘禁在这里。

看李怀乡说得很伤感，于怀祖问了句：“大哥，穿白衣服也是站里的规矩吗？”

李怀乡笑了，说：“哪儿啊，这是祖上的习俗。”

李怀乡祖居广东，本是安分守己的农户。明代末年，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率众航海投清，后来被封为平南王，镇守广东。李怀乡祖上家贫，去投军当

了兵。尚可喜独霸一方，成了三藩之一，激怒了朝廷。三藩被平定以后，他祖上分派到这里，至今已经是第八代了。要不是遇到李唤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家，现在站上有不少一辈子打光棍的。听完李怀乡的述说，于怀祖感慨万端，没有想到还有许多像他一样有家不能归的人。

夜渐渐深了，李怀乡给于怀祖找出一条被子，让他睡在北炕，在南炕边遮起一道蓝色幔帐，便和李唤弟睡下了。于怀祖躺在暖烘烘的炕上，回顾着这一路的经历，破庙里那个老人的凄惨样子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忽而又幻化成刨参人无奈的面影，转瞬又变成李唤弟父母当年舍弃她的情形，朦朦胧胧睡了过去。

离开山东一晃三个月过去了，终于睡了一宿舒服觉，早上起来觉得身上分外舒坦。吃过早饭，李唤弟给他带足了干粮。李怀乡告诉他，这个驿站叫舒兰河驿站，向北去是法特哈驿站，东北方向通往双城堡、拉林。过了拉林，离阿勒楚喀就不远了。

2

离开舒兰河向前走，于怀祖才明白什么是东北平原。目光所及之处坦荡如砥，清亮的天空分外高远，大地像一张无边无垠的绿色绒毯，一直铺展到天边，天地相接是一条直线，只有树木和河流点缀其间。平原上少有人烟，被开垦的土地不到三成，几十里也看不到一个村落。

两天之后进入拉林地界，见村屯稍微密集起来，一打听才知道基本都是旗屯，那些旗人是近几十年从盛京和关内迁来屯垦的。

再往前走，东南两面有了山峦，层层山峦相叠，近处一片苍翠，颜色愈远欲淡，化为淡青融入天际。东面山下隐隐约约像是有一条小河，河水在日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。山水和草原奇妙地交汇在一起，仿佛一幅青绿山水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看一看脚下的路，曲曲弯弯通向山里，不知道该向哪里走。犹豫间，见甸子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草，远处坐着一个人，头戴一顶草编的宽檐帽子，看样子像是马的主人，便上前去询问。那人告诉他，这一大片山都叫张广才岭，前面这山是大青山的余脉松峰山，路是通往三姓的。要去阿勒楚喀，顺着甸子向北去就是了。于怀祖听出这人直隶口音很重，可能到这里还不太久，肯定也是个旗人。

向北走了半日，于怀祖望见东北方向有一段倾颓的城墙，好奇地走了

过去。

城墙已经残破不堪，参差不齐，最高的地方有一丈多高。墙面用大块青砖砌成，常年风雕雨蚀凸凹不平。他找到一处豁口攀了上去，举目一望，竟是南北毗邻的两座城池，方圆有二十四五里。里面虽然杂草丛生，却依稀可以辨出宫阙和各种建筑的基础，有的地方留有高低不同的柱基。城墙基础能有两丈多，外面是青砖，里面是夯实的黄土，许多地方杂草摇曳，似乎在诉说岁月无情。墙外面筑有御敌的马面，南面和西面尤多。城门大约有八九个，大都筑有瓮城，墙外积水的深沟，可能是当年护城河的遗迹。

这两座城是什么时候遗留下来的呢？莫非是渤海国的遗迹？如果真是，那该有一千多年了，可说是历尽沧桑啊！想着世事兴衰，于怀祖不由得慨叹了一番。

绕过古城，远远望见北面一带城墙，这大概就是阿勒楚喀了。看看天色，他加快了脚步，脚下忽然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这东西埋在土里，外面只露出灰绿色的边缘。想到这件东西就在古城边，可能是件古物，于是寻一个石块，弯腰挖出来。这是一个一尺多的圆形物件，像一件锈蚀的铜器，中间是平的，四周刻有花纹。看了一会儿，猜不出是什么器物，便剔尽泥土，塞进包袱。

日已偏西，于怀祖快步向城墙走去，前面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土城，城外参差错落着许多民居，一些房屋已经升起缕缕炊烟。走得近些，看清城墙下有一道护城壕，南面有一座城门，门前坐着两个懒散的兵丁，城门上悬着一块木牌，写着阿勒楚喀四个字。

于怀祖走过吊桥，进了城门，只见南北一条大道，两旁房屋密布，顺路走去是一个十字街口，四面都是店铺，街上熙熙攘攘，虽不像关内那样繁华，却也颇有些生气。只是穿长袍的少，穿短褂的多，多是蓝灰色土布衣服，不如关内城里那样华丽多彩。于怀祖摸摸荷包，身上还有些钱，便走进一家面馆，也想顺便问问路。

他要了一碗面，坐下刚要开口，门外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长者，面目慈祥，蓄着五缕长髯，头戴一顶卧云纹平顶便帽，穿一件灰蓝色圆领捻襟长袍，外罩深青色宽袖马褂，袖口镶着如意边，腰间挂着几个挂件。

店家一见便满脸带笑地说：“哟，是王掌柜。这可怎么说，您用什么说一声，我送过去不就行了？”

“闲着闷得慌，出来走走。给我烫点酒，炒俩菜。”

“好嘞！”店家说完就进去了。

长者坐在于怀祖对面一张桌上，看了看他，问：“是刚来东北吧？”

“是，我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。”

“听口音很像江苏，祖上不是山东吧？”

于怀祖自幼和私塾先生在一起，自然带江南口音，长者能听得出来，看样子也是个江南人。他回答说：“晚辈祖籍江宁，先生莫非也是江南人？”

“我老家在镇江，想不到在这里遇到家乡人了。”长者说着便移至于怀祖这张桌坐下，“在这里遇到江南人，真是难得呀！来，一起喝两杯吧。我姓王，叫王国儒。还没问你姓什么。”

“晚辈姓于。”

“啊，姓徐。”长者捋着长髯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“你可知道二十多年前扬州府的‘一柱楼诗案’？”

看来长者耳朵有些背，一听到“一柱楼诗案”，于怀祖心里一惊，忙说：“王先生，我姓于，干勾于。您说的诗案我听说过，但当时还不懂事。”

“那徐家可是惨遭灭门哪！”听长者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于怀祖下意识地望望四周。长者笑了笑说：“不妨事，这里是边陲荒蛮之地，没人理会这些事。你到这里来可是投亲？”

“我是来谋条生路。老人家，田家烧锅离这里远吗？”于怀祖记起李唤弟的父母是在田家烧锅。

长者回答：“田家烧锅离这里还有二十多里，你到那里是投靠朋友？”

“我无亲无友，去田家烧锅是给别人送封信。”

“你今天是赶不到了。这样吧，过会儿喝完酒你就随我回去，在我家里住一夜，明天再走。”

“怎么好叨扰您？”于怀祖有些过意不去。

“哎，这是说哪里话？东北有句话，叫‘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’。”

这时，店家已经把酒菜端了上来，问于怀祖什么时候煮面。没等于怀祖回答，长者便说：“先不忙，等喝完酒再说。”说着就去拿酒壶。

于怀祖急忙把酒壶拿过去，站起身来斟酒，说：“怎么能让您为我斟酒。”

长者说：“看你那斯文样，一定是个读书人吧？”

“家贫没有进学，只是在家中读过几本书。”他斟上酒举起杯说，“王先生，蒙您厚爱，我先敬您一杯！”说罢一饮而尽。

“别急着喝，你跑了一天路，肚子里空着，先吃些菜。”

于怀祖坐下吃了口菜，又把杯满上端起来。

长者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捋着长髯说：“我越看越觉得你像徐家的人。”

于怀祖心里又是一惊，手一抖，酒从杯中溢了出来。他想镇定一下，举着酒杯的手臂向前伸了伸，不想衣袖刮倒了酒壶，伸手去扶又把筷子碰落在

地上,急忙弯腰去拾。

长者放声大笑,说:“不要去拾了,咱们回家去喝吧。我只不过说你像徐家的人,何必这样紧张?”他站起身来,不由分说拉起于怀祖就走,吩咐店家再加两个菜一起送过去,酒水和饭食就不要了。于怀祖心中忐忑,却又不得不跟着他出了店门。

于怀祖被长者拉着走出饭馆,直奔路对面一家皮货店,走进店门才把手松开。柜台里站起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,说:“爹,这么快就回来啦?”长者回答:“不在饭馆喝了,我们爷俩回家喝。来,你们认识认识,这是咱们家乡人。”

于怀祖赶紧一拱手,接过来:“我姓于,叫于怀祖。”

小伙子双手一搭,说:“啊,原来是位哥哥,失礼,失礼,我叫王明光。”

长者说:“过会你弟弟下学回来,你关上店门,一块儿过去喝杯认识酒。”随后就带于怀祖出后门进院直奔上房。

这是一个不小的四合院,五间正房,东西厢房,院内青砖铺路,正房前栽了几株果树,挂满了核桃大的果实。长者进屋就喊:“快沏茶,老家有客人来了。”东屋有人应了一声,长者把于怀祖让进西屋。这是一间书房,迎面墙上挂一个斗方,几幅字画,下面是一张条案,摆着文房四宝,案旁立着一个书架。窗下有一个方桌,两张靠椅。两人刚在椅子上坐下,一位妇人就端来了茶盏,看走路的姿态就知道是个小脚。听说于怀祖是家乡人,一面斟茶一面说:“这里汉人也有不少,可多数是山东的,今天可算见着个家乡人,我说早晨怎么总听见喜鹊叫呢!”

这时店家把菜也送过来了,长者起身从对面柜里取出一小坛酒,说:“这还是前年盛京的一个老客,在我这取走几张上好的貂皮,给我留下的,今天咱们就喝这个。”

于怀祖一看,是一坛绍兴花雕。见长者一片盛情,心中不再惶恐,歉疚地说:“王前辈,适才在店里……”

“哎,还说那些做什么?现在回到家里了,只管好好喝酒就是。”

于怀祖问:“前辈,您到这里很久了吧?”

“可不,这一晃儿有二十多年了。”长者说着把酒打开倒进酒壶。

于怀祖接过酒壶,继续问道:“到这儿来是为了经商?”

“嗨,我哪里是经商之人,说起来话长了,”长者叹息了一声,“来,咱们边喝边聊。”于怀祖斟上酒,两人谦让一番便对饮起来。

几杯酒下肚,长者问道:“你可听说过《明史案》么?”

“前辈说的可是庄廷珑着人编撰《明史辑略》引起的那桩大案?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听说这一案牵累了数百人，从此便开始大兴文字狱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”

长者放下筷子，仰起脸捋着长髯，目光凝滞，似被往事的潮水淹没了。他说：“离现在有一百四十多年了，据说那一天，被牵连的七十多人在杭州城弼教坊同时被处死，或凌迟，或杖毙，或绞杀，一时血溅人间天堂啊！其中一些不过是写序的、校对的，甚至卖书的、买书的，刻字印刷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，“我祖上当时在杭州任职也受到牵累，所幸没有被处死，发配到了宁古塔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三代之后，另一位先祖取得功名，在镇江漕运当了个小官，被一起盗卖官粮的事件株连革了职，从此家道就败落下来。二十一年前，祖父病危之际，突然梦见先祖要回乡，嘱咐父亲一定要想办法把先祖的尸骨迎回故里。父亲安葬完祖父便如呆如痴，死活要去宁古塔。我放心不下，便携家带口同他顺运河到了山东，又渡海到了吉林，跋涉万里找到了宁古塔。可这么久了，到哪里去寻先祖的遗骨啊！最后只好在当年流人居住过的地方祭奠一番。家父心情悲怆，加以长途劳累，一病不起，也留在了宁古塔。”长者说到这里哽咽起来。

于怀祖同病相怜，勾起自己的心事，眼圈也红了，感慨地说：“这文字冤狱不知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让多少人背井离乡啊！”他劝慰道，“长辈不要过于伤心了。”

“说得是，伤心又与事何补？”长者掏出手帕擦擦眼睛，“就这样，我们一家人都滞留在这里，辗转来到阿勒楚喀安下家，近些年才开起了这个店铺。”

“店里的生意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。附近有不少猎户，货源很充足，每年也都有些内地的客商来收购毛皮，销路也还不错。可一沉下心来，便免不了想起些往事。”

于怀祖不想让长者再沉浸到悲伤里，把话岔开说：“长辈，你来阿勒楚喀很久了，对这里的事情一定知道的很多。我来时在城南见到一处古城的残墙，会不会是渤海国留下的？”

“你说那旧城墙啊，那是金上京。”

“金上京？是金国的故都会宁府吗？”于怀祖惊愕地问。

“是啊，这一带就是女真人的发祥之地。”

“唔，原来是这样。”

“这金上京是历经几十年才逐步完善起来的。”长者又捋了捋胡须，接下去说，“据说起初只有南北二城，金太祖即位后才在北城修建皇帝寨，晚年开始修筑宫殿，到了金太宗完颜吴乞买，才在南城建皇城。当时的皇城只是比